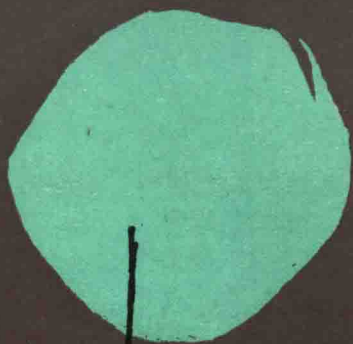


李 杭 育



最后一个渔佬儿

最后一个渔佬儿



最后一个渔佬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责任编辑：赵水金
封面设计：张守义

最后一个渔佬儿

Zuìhòuyīgè Yúlǎoér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4}$ 插页 2

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1—21,300

书号 10019·3830 定价 1.45元

葛川江的魅力

王 蒙

李杭育的这批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她便是葛川江。

从传统上说，中国的小说似乎不是那么留意地理和自然的。不论是“三言二拍”，不论是“三国”“西游”“水浒”“红楼”，乃至当代获奖的一些作品，他们更多地把艺术的聚光集中在社会、政治、伦理的人际关系方面。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三斗”之中，我们似乎更精于人与人的斗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与人斗的本领就足以令人瞠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则出现了人斗狂，或是斗人狂。现在我们仍有一些很好的小说家，以善写人斗与斗人（当然现今是以一种比较健康、文明、平衡即安定团结的轨道来进行的）而驰骋文坛。

葛川江的系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条江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葛川江的性格培育了她的孩子们——居住在她的江面上与两岸的人们的性格。葛川江象是一个古老、威严、暴烈而又多变的精灵，人化为“船长”、“渔佬”、大黑与秋子、耀鑫与桂凤、关木娘与“弄潮儿”们。这些年龄、性别、身份各不相同的人物当中，似乎都有一个主导的、主宰的“葛川江性格”在起作用，在放光采。

她是古老的，在日新月异的现世界现世代，葛川江的古朴风

习简直象活的文物，渔佬和画师爹也许象上一代的遗民。时代似乎已经抛弃了他们，但他们仍然如此地执着，如此地忠于自己的过了时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有时古朴得傻气，古朴与愚昧联结在一起。弄潮儿——老头因为迷信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渔佬眼看着两岸灯火辉煌而自己的相好女人跟了别个。但甚至在这个时候你也会感到一种特殊的揪心的美。那渔佬儿福奎夜间寂寞地把蚯蚓一把把地洒向江心的场面实在是美极了。这里有一种超脱，一种抽象，一种静穆、庄严和痴诚，使你无法仅仅从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意义上急于去责备渔佬儿未能与时代同步前进。因为渔佬儿的生活方式——应该说是生产方式呢——虽然过时了，但他对葛川江的爱与忠诚——他认为“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荡妇怀里一般，他没啥可抱屈的了”——却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大自然是有永恒的魅力，葛川江是有永恒的魅力。何况从渔佬儿的侧面也反衬出生活的变化。何况渔佬儿对江里没有鱼的抱怨有他极有道理的一面。他客观上直觉地意识到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巨大威胁，他的洒饵喂鱼颇有一种孤独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壮美呢。

《沙灶遗风》里对甩火把的描写也极动人。《珊瑚沙的弄潮儿》既充满了幽默也洋溢着壮美。你可以说那宁死不跟二潮头上岸的老头傻瓜。但你无法不钦佩他对信念的忠诚，他的自信和从容。在潮水里他还在和儿媳谈着七点半看电视屏幕上的《碧玉簪》，简直是“从容就义”。从智慧、技术的观点来看人生中的许多牺牲都是愚傻的，但一切牺牲背后的价值标准从来不仅仅是智慧与技术的合理性。

《珊瑚沙的弄潮儿》还从另一方面给人以警策，当年的弄潮

儿康达在江潮面前自惭形秽了。文明的进展与某种特定意义上的人的自身的退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我们当然是历史与文明的促进派，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对生产、科学、技术、文明的前进运动中可能出现或必然出现的某些消极后果视而不见。安逸的生活可能削弱人的体力和意志，可以使当年的弄潮儿康达在潮里出丑，而且某种意义上康达应该对老头的牺牲负点责任，这就是一个警号。夸大这一点，认为只有过原始的贫困的生活才能使人健全，这种貌似极左的反动思潮，我们在那十年已经充分领教过了。反过来如果认为技术和经济能够取代一切，如果认为人可以不必迷恋自然与珍惜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的体力、精力、质朴与粗犷，那也孕育着心理与生理上的新的失调的危险，新的麻烦。

葛川江的性格又是暴烈的，有时候几乎是盲目的。《船长》与《葛川江上人家》中对于潮、浪、洪水都有惊心动魄的描写，这才造就了船长、大黑他们的剽悍顽强。这也是李杭育的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小说里颇有一点粗话，似乎不合乎语言美的规范。但这是自然的，与内容浑然一体的，你要想净化葛川江的语言，先得净化葛川江的生活。有些文艺作品能净化读者的心灵，这样的作品永远是需要。有些作品却不能净化任何什么，它只是赋予这种粗野一种浑然的美，使这种粗野的杂沓显示出一种强力的升华。李杭育的小说便是后一种。甚至连表现葛川江的那种可笑的盲目性的《人间一隅》，什么螃蟹到处走啊，什么一会儿杀蟹一会儿拜蟹啊；什么一会儿打外乡人一会儿又怜惜他们呀，通篇看来，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温情和喜悦，你仍然不能不为葛川江的风趣——人间一隅的故事好比是葛川江开的一个玩笑——所折服。

葛川江又是富有应变能力、不断涌现新事物的。《沙灶遗风》表现这种新变化是相当充分的。庆海夫妇不造旧屋造新楼的故事堪称一曲时代的颂歌，你说是当前农村大好形势的颂歌也完全够格儿。问题是年轻的李杭育没有直接去谱写这首颂歌，恰恰是通过倒霉的画师爹的眼睛写出了生活的前进。这种特殊的角度大概是葛川江赋予作家的。古老的葛川江正在不无惶惑地注视着、自省着自己的更新，有一点悲凉，有多一点的温暖，有更多的历史感和历史本身的幽默感。历史确实比一切幽默大师更能创造和透露出幽默来。

由于作者的那种特别的不动声色地客观白描的技巧，他无意特别用力地告诉读者什么，无意为了抵挡某种责难而做作地告诉读者：看呀，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那些新的事物，新的信息，电视也好、轮船也好、灯火与楼房也好……似乎也都是葛川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不是哪个先知先觉的恩赐。在《珊瑚沙的弄潮儿》里，电视（新的）、碧玉簪（不新的）、弄潮（古的）三者的联结，《最后一个渔佬儿》喂鱼与两岸灯火的联结是这样的天衣无缝，简直叫人惊叹。

《土地与神》则企图对葛川江的灵魂进行更深入的探寻。它的喜剧性的结尾，俱乐部与观音菩萨的妥协，观音莲座的被打落与“茂生想，日子长了，观音菩萨也会不三不四的，只消转转脑袋，她（指观音，王注）就能看到楼上的电视”。这第一是绝妙的，第二是精确的，精确地描绘了当今我们这块土地上新旧交替、美丑杂陈、缤纷斑斓的生活色调，第三它是充满了前进的信心与热情的，只不过这种信心与热情表现得相当含蓄深沉罢了。

李杭育是以深爱来写葛川江的。同时他对葛川江的愚昧与落后的一面也极清醒，应该说小说里充满着热嘲。《土地与神》

的双层意思就在于既表现了新事物新潮流的不可阻挡，又表现了旧事物旧风习的极端顽强，旧的东西同样企图在任何新条件下生存下去，保持下去。旧的东西变得“不三不四”的同时，新的东西不是也有变得“不三不四”起来的可能么？

与喜欢抒情、喜欢哲理、喜欢援引新著作新技术新观念新名词的多数年轻作家不同，李杭育更注重冷静的客观白描，更注重对外部世界、对葛川江的纵深方面的研究和把握。他的小说的现代感不是靠词藻和道具打扮出来的，不是浮在表面的，他似乎有志于对生活的深的开掘，他似乎在做一部关于“葛川江文明”的大文章。他的小说乍一看有点老气横秋，个别地方还有点沉闷，但是它比较扎实，比较有生活中的真实货色。有它特别值得咀嚼和品味的地方。因为，在写葛川江的时候，李杭育充分尊重葛川江的汪洋恣肆，他从来没有企图用自己的或邇来的情与理约束那忽而惊潮险浪、忽而珠光宝气的葛川江。他的文势有葛川江的气势。固然有些地方还嫌粗糙，而且我希望他能从更大的背景上把葛川江与葛川江以外的大世界写出来。

目 录

葛川江的魅力 王 蒙 1

葛川江上人家 1

最后一个渔佬儿 20

沙灶遗风 36

人间一隅 59

珊瑚沙的弄潮儿 74

船 长 100

土地与神 161

葛川江上人家

葛川江出了毛病，洪水滚滚。江上的晨雾还没散开，古安镇山城下的整段江面象一大锅煮沸的肉汤……

正睡着的大黑，被一阵破锣似的呼叫声惊醒了。

“出事了！四婶的船跑锚了……连人带船哪！……”

大黑还在迷糊。刚才在梦里，他正和秋子躲在她家那船的货舱里亲嘴呢。眼下闹的啥鬼？

外头更嘈杂了，破锣破缸一块儿敲，嘎声嘎气的。

“莫打舵，四婶，水大，要掀锅①的！”

“秋子，帮你娘撑把篙！”

啥？秋子？！

大黑象条大蟒似的倏地蹿出舱外，睡眠惺忪地朝大伙呼唤的方向望去。四婶那船的锚缆被趸船蹭毛了，经不得这么大的浪头，缆绳一断，船便象撒了手的陀螺，被那股从江堤挡开的湍急的回流抛了出去，转着圈儿卷向江心……

“二黑，解缆！”

“做啥？”

“去帮四婶一把。”

“哥，不行！这水……”

① 船家忌讳直说翻船。

“莫罗嗦!”

“我不!”

他一上火，掴了他兄弟一巴掌：“快去解了!”

二黑跳到趸船上，却站着不动。

“解啊!”

“我不!”

“娘的，我宰了你!”

那帮朝江上呼天号地的船工们，都转过脸看着他哥俩。

“大黑，使不得!……水火不留情!”

“莫逞能，兄弟，别白搭上你这条命!”

“唉!只得让她娘俩碰运气了……”

大黑耐不住了，操起菜刀砍断锚缆，一篙子撑开船去。

洪水冲撞着江岸石堤，蹿起一片水墙，眨眼间又倒塌下来，砸开浪峰和漩涡，汇起一股股纵横交错的回流，向江心斜涌而去。整条江都在搅动，翻腾，冲撞，滚着一连串漩涡，泛起泥浆般的黄水。江面比平日宽出几倍，却还容不下这浩荡浊流。

码头上的呼号渐渐被洪水的呜咽吞没。大黑这时才意识到今日的凶险。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满江洪水或者能拖住他的船了。照这样的流速，用不了个把钟头，他和四婶两条船都得冲到下游五十里外的野鬼滩，在那个出了名的陡湾里的鬼头岬上撞得稀烂。鬼头岬从江底拱起，平日高出水面三尺，远看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它的水下部分，大得几乎象座岗子，卡住了大半条航道。岬石坚硬，象块钻石，木船撞上它，不会比一只空蛋壳牢靠多少的。总之，那地方本来就够叫人发怵的，今日大水滔天，他生来还没见过这光景，偏偏四婶又是妇道人家……

四婶实在不比男人差劲。她四十来岁，高头大马，跑船也有年头了，是葛川江上几百个吃弄船饭的人家里独一无二的女老大。光这一点就够出格的，好些男人还没这份能耐哩。

这些船家多半是秦寨人，他们全寨李姓，近两百户人家，几乎没啥耕地，家家都以跑船为生。江上尽是这样这帮堂兄弟，仿佛他们的老祖宗当初都把娃儿养在江里了。

四婶倒不是秦寨老祖宗的种。她十六岁上从龙阳山那边嫁过来，一口气养了五个女儿，二十八九岁就徐娘半老了。丈夫老四死后，纤板归她了，靠这条修修补补凑合着用的破船养家活口，钱挣得倒也不少。这会儿，她扶着舵把，让船头稍稍偏斜一些，避开那些被洪水卷来的树枝。江上漂满了杂物，地上长的、岸上搁的、人家用的，但凡能漂起来的，什么都有，象是百货展销。四婶的脸紧紧绷着，象一张灰白的光板羊皮。她虽说还沉得住气，也心知大祸临头了。当然，她和秋子都有好水性，万不得已就弃船下水，兴许能捞回命来。叫她为难的是：丢了船，即便她娘俩能侥幸活命，日后又指望啥呢？秋子还没出嫁，秋妹才念中学，三姐儿还不会挑花，四丫头只会玩鸡逗狗，五姐还拖着鼻涕……

秋子坐在船沿上，两只大脚伸在江里，拨弄着被水泡褪了色的茄子、甜瓜，旁若无人地拍起一串串水花。她嬉耍着，忽又扯开大拇脚趾，象把钳子似地夹住一段漂来的树枝，一抬腿将它甩上船来。

“妈，给你柴禾。”

四婶没睬她。这丫头一向这样，脑瓜里搁不进半点心事，成天价嬉闹，孩子气得厉害。说她傻吧，船上船下她是把好手，活

做得叫小伙们都脸红；说她懂事吧，爹死那年她十四了，还跟寨里的小官人玩捉猫，竟想出法儿藏到为她爹预备的棺材里了！

十四岁，她就跟娘下江弄船。葛川江陶冶了她的性情……

春天，清冷的江水夹在两岸青山之间，汨汨流去。水面上漂散着五色花瓣，绕着五百里葛川大岭，逶迤如画。沿江两岸间或也有片平坦的沙洲，几丛秃柳生根在砂砾堆里，竟也年年发芽长叶。这时节一江春水满汪汪的，跑船是再好不过了。每年一过端阳，江上便有人家三三两两地扯起新帆，背起纤板，唱起船歌：

嘿唷——唷嘿——

嘿唷——唷呵——

唷呵，背上纤！

唷呵，憋住尿！

弄船不是要把戏，

风里浪里拼力气……

小伙们喜欢唱得轻松一些：

锅里有米好做饭，

江里有水好行船。

哥郎怀里有娇妹哟，

顺风顺水到天边。

……………

秋后是船家生意的旺季，古封公路还没建成通车，这一带山区各乡的谷物、山货、禽畜全得从这条水路运出去。如今乡里都搞责任制，年景又好，卖出去的货越来越多，连船家都看着眼红。有一回大黑跟二龙寨一个押船的老头打哈哈：“老爹，留神莫把

寨子也给卖了！”除了货，这年头搭船的人也不少。秦寨小伙们驾船上行回寨，船上每每总捎上好多穿得花枝招展的村姑，一路上跟她们打情骂俏，还真有几个对眼的。秦寨小伙最喜欢姑娘，也最讨姑娘们喜欢。

可惜，搭船最多的，是一帮常年跑买卖的汉子。秦寨人最瞧不起这帮人，管他们叫“腰上别秤的”。水上人一向看不惯缩手缩脚的。这是些大把花钱、大碗喝酒的汉子，连船家的娘们都有海量。他们钱来得爽气，也花得畅快。

可别以为秦寨人的钱那么好挣，他们干的是玩命的营生！葛川江水流湍急，多滩多湾，上下七十二岬，岬岬都不好过。每年夏季大水泛滥，多少好汉葬身鱼腹，多少人家堆起新坟；坟里葬着死者的衣物，也埋下了活人的苦泪……拿大黑来说，他爷爷死在这江里，他爹也死在这江里，不定哪天，他还得死在这条既是他的摇篮又是他的祖坟的大江底下。可这又怎么样呢？船家眼里只这一条江，该上船还得上船，该下江照样下江……

大黑的船走得比四婶那条笨家伙快，只一根烟功夫就赶上了。两条船慢慢靠拢到一起，大黑接过秋子抛来的缆索，牢牢拴在他的船头和船尾，象扎木排似的。这一来，两条船并在一起，船身宽了一倍，稳当多了，打满舵也不怕翻船了。

“四婶，到三里渚码头碰碰运气吧。那里江面宽，水不这么急，容易靠上去。”

四婶也明白，在野鬼滩之前，除了三里渚就没第二个机会了。这条江两岸尽是陡峭的岩崖，船根本靠不上去，而难得遇上的砂砾滩又都散堆着大块岩石，今天淹在水下成了暗障，也别想让船平安地靠近岸边。要保船只能打三里渚的主意。当然，这

还得看老天爷的意见。好运气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

“不急，到三里渚还有歇工夫。”四婶下到舱里，揭开炉子上坐着的大铁锅的盖子，拿指头戳戳蒸熟了的馒头：“你还没吃过吧？”

“没呢。”

他应着四婶，眼睛却老往秋子身上溜，盯着她衬衫底下高高的胸脯。

“看啥呢，大黑？”

秋子侧转脸来，低头瞧瞧自己身上有啥稀奇景儿。她穿着短袖衫，有颗扣子掉了，此外没发现身上有啥招眼的地方。跟她妈不一样，秋子长得很苗条，胸脯饱鼓鼓的，四肢匀称、颀长。她一脸喜气，皮肤不白，却很讨人喜欢。她的眼睛从没呆滞的时候，一对漆黑、明亮的眸子闪闪烁烁地转个不停，恐怕连睡觉都不情愿闭上。她那个鼻子很逗人，鼻尖往上翘着，象要飞起来似的。她嘴角上绽开着一对酒窝，有如两朵喇叭花……

可是，秦寨的小伙谁也没请媒婆来提亲，仿佛秋子是供桌上的一尊仙女菩萨，而他们都是凡人，都觉着自己不配。只有大黑算是例外。有一回，他空着船上行回家，四婶拉了一船黄沙往下游大王浦去，两家船在江上相遇，各自都问候几句，问问水情，问问生意。他那趟赚头好大，钱袋里塞得鼓鼓的。四婶打趣说：“大黑，赚那么多钱，想讨个啥样的老婆？跟你四婶说说，兴许我能替你弄来一个。”也许他错解了四婶的话，要不就是腰里有钱气粗胆壮，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竟当着秋子的面把他的打算端了出来：他要娶秋子，好好地地待她，再想买一台二十马力的柴油机装到他那条船上，日后赚更多的钱，让秋子过得比秦寨哪家的姑娘都阔气；再说，他觉着，秋子也喜欢他。他这个女

婿一准让丈母娘称心……他还没说完，四婶脸一沉，骂了句“没规矩的东西！”随手抄起一根竹篙挥过来，一篙子将他打下江去……他确实该打。秦寨的规矩，小伙们不兴自己来提亲，更不能当着姑娘的面提亲。那回江水很冷，他象条落水狗似的湿淋淋地从舵板那儿爬上船来，脑袋瓜这才清醒了一些。

不过那以后他并没死心，反倒越来越觉得非娶秋子不可了，好象秋子早该是他的，只不过眼下暂时寄养在丈母娘那儿，他迟早要接回来的。丈母娘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他要当女婿，秋子他是娶定了。他掂量着，秦寨的小伙，没有比他更配娶秋子的。他浑身是劲，浑身是胆。在船家眼里，最好的男人就是有这两条。

“大黑，留神！”

四婶正要端下那锅馒头，舱外秋子惊叫起来。她跑上船沿一看，没等她倒抽上一口冷气，左边大黑那船已经撞上前头那巨大的岩崖了——猛地一震，她又被甩进舱里，秋子扑倒在货舱的水泥包上，大黑幸好撑着篙子，只翘起了一下，船撞得也不算太重，大概船帮上裂开了几道缝。

船被弹了回来，没等退回到主航道上，又被洪流猛地推向前去。眼看要再次撞上崖壁了，大黑猛然举起那根又粗又长的竹篙，死劲地撑着前边的岩石。他两只光着的大脚蹬住船沿，吃力得青筋突起，格格地发抖。篙子的矛头插在岩壁的坎缝里，篙子几乎弯成了弓背。船身跟那魔掌似的岩崖只隔了一丈远近，从葛川江支流乌果溪汇来的又一股洪水直冲魔掌崖，撞起一丈多高的水柱，浪花飞溅，轰声如雷。这光景真吓人！要是那竹篙突然折断，或者大黑一失手闪下江去，都将大祸临头，弃船下水也